



苕溪集卷第十四

奏狀

舉陳之淵自代狀任中書舍人日

具位臣劉某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
三日內舉官一貧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從事節克臨
安府之學教授陳之淵問學淹通文辭贍蔚頃居太
學試選屢優効官以來志節彌厲儻見錄用必有可
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舉呂廣問徐康狀任給事中日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行在侍從

官各舉所知二人臣恭依聖旨選舉到官其列如左
須至奏聞者

一左宣教郎呂廣問文行粹美論議高明胸臆所
存實有治具流寓歲久守道安貧鮮見其比
者嘗蒙 朝廷召試館職不報尋出補外前
後歷任職業甚修

一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監公事徐康性行
冲粹學識淹通論辯古今悉有依據雖已蒙
朝廷擢為使者用違所長未究施設

右件二人實臣所知兼採輿議儻蒙錄用必有可觀

伏望 聖慈詳酌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應詔條具利害狀

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 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
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名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
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 詔大臣
置司脩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

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謂修政
之舉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未聞耶昔梅
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輶傳至 行在所條對急政

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版蕩九廟播遷外憂得憂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 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久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關郡縣吏不遇陰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 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

費不省加又有烏合招來之寇存之則糜費廩食不足恃以為強汰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為惡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為 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為不知言 陛下問脩政於群臣而不先其所自為則為不知政今日之事在 陛下躬行者願莫先于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 陛下而省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於茲有日矣竊聞 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篤好書傳踰於聲色尚方服用簡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歎以謂 聖慮宏遠

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為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歲取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惑焉豈陛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

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况其間畏義知耻與上同休戚者雖予之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又何恤焉且陛下厚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

其无乃自為謀者疎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雜色供奉冗食无用之人稍鑄減之示好惡于天下則脩政之本已立其事為之末乃可議耳夫脩政之目无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為知兵孰材武可用孰土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沁河瀕海之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為寨柵廬舍某處可以積粟漕運各以方略來上狀後以其說深考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為間遣近臣巡按某地而核

其寔以為之賞罰黜陟則事无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汎狀論天下之利害其有益于施行者无几耳趙充國號為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况餘人哉乃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見于事為者則臣謂莫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為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后亦不聞无兵秦男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即兵也比年以來為民兵之說獻于上者多矣卒莫之行巡社之法既行而旋罷豈朝廷難之

以為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頒郡縣郡縣承天子詔旨而告之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不籍不教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係縻於官不程督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槌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曉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悉聽捕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并力殺獲則聞于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

効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于州郡州郡按試之如所舉者為之旌別蠲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庶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為哉今夫群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挾策覓舉雖終老而不悔曷嘗慕之使為科舉籍之使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為農為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閒暇時嘯其朋儔自相講習挺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為哉且

山谷強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藝絕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犹博士先生緩帶徐步升堂巍坐而談經坐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于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繫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樂從藉令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
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

國勢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銷患于赫々之際而能為陛下銷患于冥々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于一朝夕之間而能為陛下足國裕民于三代之後且為久遠無窮之利若以三代之後無救目前日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陛下下臣章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賞功勸勞之典參酌舊所著令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曰臣之說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曰不狀強悍之民崛起山谷十百為群輕犯縣鎮居民无遠近多寡望風奔走與異時虜人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箠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鬪擊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梃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矧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然臣觀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脩政為名誠美矣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罔有嫌間不顧望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憊々

為閔、為唯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遁情則庶
幾焉臻於有成可日月異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
充其寔且聚訟交訾若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
日月異抑論議有不出于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奪
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
今未艾也願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
塞聖問伏惟留神幸察

轉對奏狀紹興己未

具位臣劉某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
今具已見須至奏聞者右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於

隋增廣于唐 國朝因焉其意若曰古者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 國無三年之蓄
則國非其國矣當其豐登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
凶荒未為過矣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飢火旱之變則
用其私蓄固足以賑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
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
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
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正觀間戴胄請自王公以
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畝項每至秋熟以理勸
課盡令出粟各於所在為立義倉 國朝乾德間

天子哀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于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轉輸之困又罷之至

神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于今賴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于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于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倉八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徃徃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就食者蓋亦鮮少而况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陛下天慈廣覆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害者

見于詔令丁寧熟復靡有不至而奉法之吏因習故常憚于改為使上之德澤不克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義倉之粟當于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曆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已伏望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儻以為可斷而行之不勝厚幸謹錄奏聞謹奏

茗溪集卷第十四

茗溪集卷第十五

故事

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
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東帛
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
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
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
君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

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實既了了於胸
中則忍而不能決見利不克與知害不克除談
有餘而實不足者徃々皆然中庸曰好學近乎
智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蓋未辨知此也故於
申公之對有惑焉其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制
禮樂易服色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意有所在皆
力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
歟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儉而專在於愛民
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哲不世出之君矣
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猶

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
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以
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璜起而出次
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
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
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太
卿

臣觀翟璜之諫近乎直任座之諫近乎諷諫
為上直諫次之何也二子之諫同出於忠也任
座能正其逐諫臣之過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
之失是直不如諷明矣然則翟璜知直之可為
而為之歟抑知其不可為而故為之歟曰知其
不可為而故為之有恃者也然則何恃也曰恃
同列之有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鬪其
間鬼神而助之翟璜之禍豈特見逐而已哉然
則任座謂文侯為仁君其出於誠耶其不出於
誠苟以救其過耶曰是何言也事君者可以不

誠乎哉君子之諫其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所謂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過而翟璜亦知
其終見容也特先發後繼勢有不同而已然則
如文侯者又安得不謂之仁君乎嗚呼同列而
無君子不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獨翟璜古之人
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問而知其君之為仁君
矣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
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
之語奈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敢逮朝而有

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是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莫敢違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苟無謀臣不可以為國矣故有為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為能而以衆智不足為憂懼事變之鼎來而謀不勝應也今群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

也楚莊王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為喜是何見之相戾耶晁錯謂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蓋不以不如為耻此其所以能兼衆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謂人莫已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猶懼焉况其臣真莫及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為人主之大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

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
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
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修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
知人堯之所難也故臯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欽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
無可乎及求之孔子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為度哉一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為度哉二也然後知是
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
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
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
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
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辯
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
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
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

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臯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克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

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足國是寡人豈

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臣竊惟國是之說不聞於堯舜三代之時莊王之問叔敖之對不知何自而言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天下之事一是一非寧有定哉君子之所是小人以為非小人之所是君子以為非雖一物之是非有不能定况於國乎君人者知任賢而已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君子進為小人退聽群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君不以己之取舍病民臣不以己之愛憎罔上如天地四時之化未嘗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烏

取國是之名也哉如其及是所謂小人者亦將立國是之名簧鼓天下劫持其君使必從之成害善良植其死黨而天下日趨於亂桀紂之主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私欲已勝無所逋從尚何國是之有而叔敖乃曰由不定國是而亡豈不陋哉嗚呼名不可妄立也審矣名一立必有挾斯名以為姦如前所云者臣故曰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

李道裕為正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

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踈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其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懷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焉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心矣何必多耶

茗溪集卷第十六

書

見經制使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
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
天於斧斤未有不堪于用者非必斲林數尋之枯栢
千尺之豫章然後為材凡可以為杗為桷為榱侏
儒者皆材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天於聾盲跛蹇則亦
思有無用於世者哉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
者以規矩為方圓以繩墨為曲直定規矩繩墨於器

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
以道義為規矩以行藝為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
無廢才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皆不
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其所歸何
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處有衡從燥濕之殊宜從而衡
任之宜燥而濕處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久焉物固
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為寄命於匠氏則非特
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
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囷離竒棄委於道傍槁死於
巖壑而不見錄用者蓋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為

而已又惡能有擇于其間哉是不然天下無真匠師
則已使誠有之亦無惡于物之擇已也至于有擇焉
而不見錄則抑有命焉竊惟閣下受真主之知當數
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于茲再
歲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與神而為謀左以畫方
右以畫圓蓋以心而為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
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迹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
先定于心也今有人焉讀聖賢之書求為古人之事
業蓋甚焉洪忍學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祿行年四
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糟漿麴蘖甕盎薪米之間銖爭

而禽計自旦至暮與屠酷小人為敵雖食其食不敢忘其事然非其性之所能則為失其所矣昔者強今者憊昔者腴今者瘠豈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也已竊自思念生長于世幸未至聾盲跛蹇而其心事曲折粗能禪大賢君子之忽忽忘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竄于規矩繩墨之間尚安往而可某雖小物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閣下能無惡于物之擇已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所處所任則其不能知也知歸焉而已矣至于求歸焉而不得則是真命焉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悚懼之

至不宣

上執政書

從政郎新差充越州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尚書右丞閣下某嘗謂遇合之難古今所同非直其得之難也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何者宰相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士之求歸焉者也然有其實者辭其名崇其名者或亡其實故士有幸不幸其幸焉者得其歸又得其心之所趨鄉而不流於非義其不幸則反是昔公孫丞相號為起客館開東閣以收貴士與叅議曾不知所收者何士當是時如主父

偃輩宜在翹材之列矣。顧棄不取，又譖殺之。遷董仲舒膠西，皆丞相力。然則丞相所收，其無乃賓客故人而已耶？若夫收賢則未也，偃不見收於丞相而衛將軍乃薦之，且衛將軍何為者而能知偃耶？偃之不遇丞相而從將軍，固不繫幸不幸，要非求用之本心為耳。柳宗元、劉禹錫一時之傑，而附離匪人以進，在清議所不容。然當是時，儒相如杜佑，蓋嘗延集士類，制通典而二子乃不在顧盼中，何也？嗚呼！士之抱負志業而不見試用，假人之力以推輓之，有甚於焚溺者之求拯也。不幸不為當世顯人所錄用，則徃々汨

喪廉耻為不義之歸，身負惡名，若腹心之抱癰疽，首領之嬰木索，嗚呼！亦豈其初心然哉？故曰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某為太學生逾二十年，仰閣下道德，讀其書，與竊聽其論議，非一日。蓋自昔者以古人之事望閣下，獨愚不肖無以自奮發而取知當世大君子之門。今老矣，猶喋々然動其喙，亦何為哉？竭來京師，問諸賢縉紳，皆曰：「天下利疚，人才陞黜，賴閣下與一二公力持風裁，盡鏟弊習，且閔々為有憂國愛民之心，士之欲伸其說而求其歸者，莫先焉。蓋聞之審矣。於是歎閣下真能為古人之事而不負。」

其所學者也士歸焉而得其所趨鄉者也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也其雖愚且老亦惡能無意於斯時哉惟閣下稍進之賜之坐語顧心事曲折豈無以裨執事萬一者謹并錄舊所為詩若干首藉手以見惟是逆旅手自繕寫不能謹好辱賜覽觀幸甚不宣

寄提刑盧察院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提刑察院閣下某聞天下之物不可以私求非不可求也求之實難豈惟物之理然哉抑造物者不與其私也而陰奪之是何言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三十有九年矣自少小讀書求為

古人之事業蓋甚篤齒浸長身名不列於縉紳而學為科舉之文與韋布士群試有司決是非於蒙昧之中以幸其有得亦可謂求之公矣然名六上於春官一賓興於學校卒不得志乃退而思之凡某所謂科舉之文率不量力務為表、異衆者為詭竊聲稱之計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其求也哉於是始作而歎曰物之不可以私取果如是乎今則已矣不復有求於世矣然宿習餘氣有不可遽遺者獨拳、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求其嗜好之合者而折衷焉譬諸草木吾之臭味也則往而求之以益其所

未聞信其所已得且將樂此以終其身富貴聲名之
慕不存焉然則某之所求亦可謂易與也懷此以行
於世既有年于茲閭巷之士其窮似已可得而友者
固少而先達富貴某之願慕而請事者又無階而進
焉則又退而思之我之于人不求於天下之同而求
於嗜好之獨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
其求也哉雖然某之自疑若此觀今天下之士馳騁
銜鬻達於觀而敏於望者小足以釣聲名大足以致
爵位身名泰然意氣橫出視造物者如可目指氣使
其定計豈盡出於公耶而某之區區乃獨私於言語

文字之間與彼之所爭不同轍也造物者又奪之不
已甚乎是以忘其所自疑而不知止焉某故歲聞諸
士大夫東浙有雋人曰毛曰馮與執事而三異時獲
識二公於京師獨不得一望執事之顏竊以為恨而
得其文於科舉固已超絕時輩足以信其所聞然猶
未也去歲客淮甸又得執事一二詩文於宗族兄弟
間一讀心醉不自知神忽忽而若馳足跋而欲進
也未幾聞執事以御史出領外臺某竊自計倘得以
私願請於門下是天假其便也日者執事按臨弊邑
又屬有負薪之疾不得造前益自悵恨然某之願慕

求進若不及者誠覬執事察其私而辱教之進其未能信其所疑而歸之於道然執事以文章道義公天下至則受之又何私之有哉而某之私則在是不識儻與之進乎如其不然是造物者真奪之矣不復望矣故先以是說卜焉庶幾執事他日不以其無謂而來也不軍_宣

見諫垣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諫議閣下某嘗謂天下之事以為重則踰於泰山以為輕則等於鴻毛其重輕初無常也重外者輕內重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

重則彼輕曾不知所謂真重輕者果安在哉老莊氏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與事接視身之逐物猶以隋侯之珠禪子之雀其輕外而重內也如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義審如是身未必重也嗟乎此江理者初若易定而怵於利害之間則其相去懸絕雖泰山鴻毛不足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每_三猶豫而不能決又况富貴爵賞之忻於前死生禍福之懼于後其不顛倒迷謬者幾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得玉獻諸子罕且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

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
人有其寶夫玉之為寶不待告而明矣而子罕謝以
不貪是真以不貪之寶為重於玉故判之於立談之
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於重輕固先
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衆為必哉以其有
重於此也雖殺身可也舍生可也况於玉乎非特孔
孟子罕也古之人皆然如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
氏之說則已苟有心於天下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某
嘗以是觀人而有及於閣下惟閣下之道其精深奧
妙固不可得而窺測然前日所設施著見之迹則夫

人而知之也某私以謂真有得於吾孔孟之說故用
是以求質焉儻某之說誠有合於閣下之道則進而
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於其說可也若城
府深阻祕而弗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於閣
下不宣

見國信侍郎書

迪功即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
郎閣下某嘗觀士之懷才抱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癢
者而鉗其肘假人之爬搔以為快至其甚者若心腹
之有隱痛非但假人為快而已將旦暮大其聲而疾

呼且祈人之哀已也以韓子之賢宜為一世所歸重
方且自薦於時宰至於再上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
報其說以謂古之士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
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
宋之鄭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
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辭亦可謂切矣某嘗
哂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用則進不
用則退用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
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入此然為天子進退人
才者宜非一人也執政大臣兩禁要近皆可以薦賢

於天子顧已所挾誠足以取知於人而用於世會當
有所歸不得於甲則得於乙不得於乙則得於丙與
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何以異哉若皆無所合則有命
焉何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憐若是其切耶持此以閱
人蓋有年予茲非特其身之不有合也又深計而熟
思之然後知今之士與戰國之士異者抑其操術不
侔何者戰國之士以詭譎權變取世資俯昂仰賀朝
合暮離飾人之心易人之慮非秦之衡人則趙之從
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奭也其自視富貴可唾手取
雖受辱不耻曰吾舌在足矣商鞅以帝王霸道干其

君而世謂之以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究其
用心乃今市道之人類能之曰傲惑佞是也以秦孝
公而告之帝道是傲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
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
也至於末說以霸道則佞而已矣前者之不合知後
者之必合也蓋侈其說以要其君蘄信用之薦也今
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
而曰我必有合吾知其不可異焉何者遇合誠難而操
術未易用也脫或遇其人有其時是安得不汲汲於
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薦類於析哀無足深怪

也某吳興晚生行年四十有六連蹇於趨進之途彷徨
惶於寂寞之濱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於世每
舉而每不合嘗竊自念遭盛治之世非若戰國之士
可以出入宋齊梁楚之間又不能用商鞅之術以肆
其詭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恥而獨有意乎以
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僥倖萬有一者之合嗚呼
其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能自己者亦豈有待乎
哉某故歲居學校服閣下重望而誦記其文以為矜
式非一日與其操履論議得之縉紳之間為加詳而
某之定計求歸焉者抑審矣特門墻之阻邈在天上

曾不得趲起其間迺者閣下以使事道二泐其始作
而言曰是行也歸當復於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
韓子自薦之時也天其假余便哉書不必再上足不
必三及門一見於此決矣遇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
果足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否亦有命抑自
悔其聞見之陋不足以取知於大君子之門也今遭
其時遇其人而失之矣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錄
所為近詩雜文一編籍手以見惟閣下進退之不宣

上越帥書

從政郎充越州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帥坐待制

閣下某嘗聞言辭者感於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
者之謂情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
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工拙昔
人之論曰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真有難
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變雅也大抵皆情理之說故
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
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思
怨爾汝昵昵之私也有故國舊都淒涼綿綿之情也
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而喜誦說為杜少陵遭時亂
離間開陝蜀負薪採招舖糲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逸

悲樂之事一見於詩蓋窮而益工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庾信以悲哀為主然後知懽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五十有二年槩其平生抱百憂而無一娛故流離辛苦之狀間見乎辭雖不能如古人之工而獨知所謂感於情者深而已矣又自更國難以來益復忽忽不自料理憫天步之方艱恫大耻之未雪每一念至則中夜起坐當食失之悲來填膺則泣下緣睫視曩之所謂流離辛苦蓋又不足道焉迺者獲史麾下侍坐席聆謦欬温然若將憐而教之退而自念顧無以借資受教於左

右又平昔所為言語文字率皆愁憂無聊之辭獨可為其窮似已者道難與富貴利達者言也既又思之間下以道行聞於鄉以文學世其家以忠信勇決自見於時奮自矜儒亟登某近作鎮藩屏貌舒徐而不矜志刺促而常憂此其中非苟以富貴利達為榮頤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安知不有似於閭巷窮苦之士哉謹錄新舊雜詩若干首併用藉手以請惟恕其僭率幸甚不宣

寄中丞書

某愚暗不通世務竊謂自古有國寧無緩急所賴以

濟者人才而已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時人才足以宏濟艱難抑何盛耶將相勲德忠臣義士儒學文藝下逮鑿巫星曆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見大夫至無可使而朝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往可笑聖主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下之重伏計中丞所以復吾君者宜以人才為急嘗謂由崇寧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盡任用私邪杜塞正路士大夫拘於俗學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者稍自激昂沮辱推抑董以禍灾故家遺俗無復在者風

聲氣習悉從委靡前日號為忠孝家子孫類以父祖流離為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出一途自是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願中丞力贊聖主養成人才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往向風恢廓公道無使私邪之人尚得廁於其間古人云種藝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惟留意幸察其陋儒無知因書覲縷不知其僭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罪也伏紙震忤不宣

茗溪集卷第十六

茗溪集卷第十七

表

謝主管台州崇道觀表 罷起居郎青授

祇奉訓辭伏思適咎惟巨自取跼地知慙臣其中
伏念臣出自寒微誤膺簡拔以鋤耨固陋之質歷臺
省清近之班自始及終不由他力從頂至踵皆出上
恩而臣所更既多未有云補欲初其議則竊自薄陋
以為可用則無所短長仰惟聖德之方隆內懼史書
之有關臣之宜去誰不謂然不圖威命之行尚得祠
官之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心太古側席異聞作成士類而明試以
功愛惜人材而闊畧其過憐臣之罪以懇察臣之志
靡他薄示譴何止投閑散省躬已辜固將安分之宜
沒齒何言惟有負恩之愧臣無任

謝除直顯謨閣表

念咎洗心三移歲律典州奉使再錫命書敢圖延閣
之華又玷直廬之列邊巡拜賜跼蹐自疑臣其中謝
伏念臣曩昔無從遭逢特異遽由臺屬進直殿坳獨
恃上聖之知不借游談之助恩已隆而未報量既
過而不辭固弱植之難安豈疾顛之敢悔天何庸陋

猶在記憐假之內閣之名以重外臺之寄寵光併及
枯朽再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懋成湯之寬仁躬堯帝之神聖兼收衆智
猥及臣愚而臣悵宗路之難圖誓初心之不昧天高
地厚若為稱塞之階人微命輕會有糜損之所

謝提點浙東刑獄到任表

不違顏於咫尺拜罷知慙送以禮而光華豈臣敢辱
疾驅輶傳已見吏民臣中謝伏念臣智昧知時學不
適用誤竊聖神之眷嘗躋清近之班曾報生之不
能乃蠹書而何益粵從去國寄江海以偷生自意此

身與草木而俱腐孰云記錄尚及孱微收五年閑放
之心揔一道平反之寄豈獨庶獄之當審抑將荒政
之是修任固匪輕責何以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堯言之清問躬舜德之好生憐臣羈孤
維功名之難幸謂臣朴拙尚豈弟之有餘臣敢不深
體設恩勉圓後効布宣寬詔願為慈惠之帥銷折姦
萌不愧安靜之更庶收寸尺仰荅生成

謝除中書舍人表

載筆殿坳初遠舊物演綸詞掖遽錫贊書恍莫知其
所從凜以榮而為懼臣中謝竊以自昔聖主建立非

常之功必有能臣發揮難論之旨殆天所畀不謀而
同故煥乎謨訓誓命之文於斯為盛而粹然德意志
慮之實罔不是乎矧今綱紀萬微鼓舞庶類堯言廣
大商語丁寧自非得仲舒之古風熟崔琳之今事顧
於述作曷副選掄伏念臣器窘而用微才疎而術陋
自守朴學甘為臞儒精蕪耗于幽憂藝業荒於不試
敢圖遲暮之景猥受 聖神之知頂踵皆出於睿恩
踐歷每從于親擢至于陞華法從接武近臣豈其平
生有此過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慈恕及人惟廣覽兼聽之是圖

曾小善寸長之不棄况乎盛大德業比隆于乾坤昭
回文章弟輝于奎壁而臣搜研未拔綴緝謏聞以腐
草之明而裨赫日之光以秋蟬之翼而增九鼎之重
何能有補祇益自勞敢不勉竭孤忠誓堅晚節雖有
慙于潤色庶無負于昔猷

謝除給事中表

寵錫自天懇辭無地祇拜莫回之命俯慙未報之恩
驚懼交懷周張失次臣中謝伏念臣少非特立老不
自強謂當靜退之年無復進為之志不圖晚遇乃玷
誤知持橐近班代言西掖正上聖作興之日躬萬

幾揔攬之勤與禁省之腹心而臣之告猷之益竊訓
辭之手筆而臣無潤色之工思軌其如抽心搖
而若失宜在黜幽之域更叨躡等之榮矧是東臺最
為要地號人才進退之關鍵為王命出納之喉咽豈
容迂踈庸此責任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皇明廣被英斷獨成宏開復古之規克盡
官人之美長林迷廈未忘撲漱之兼收衆駿在閑尚
意疲駕之可勉敢不激昂末路殫竭謏聞軀命幾何
願無益立山之重飛鳴自誓庶少償烏鳥之私

謝授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罪大責輕感深涕殞臣中謝伏念臣淺聞單見極陋
至愚受知殆閱於十年冒寵浸更於兩禁不量弱植
濫據要津屬上聖之思賢戒通臣而舉類而臣居
幽棲之日久識中原之士稀智實昧于是非跡遂成
於垂繆揆其重負合真嚴辭正削從班俾安敢地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屬精改化加惠臣工若天地之含生心不
私于與奪猶父母之怒子教終皇於謹何遂合無庸
蒙此善貸再念臣賦命蹇薄如出仇謀偶世闊踈率
與禍會知非晚節既踰遠氏之年受票開身尚竊侏

儒之飽念報恩之無所嗟視蔭其幾何惟有覲顏至
於沒齒

謝叙復祕閣修撰表

宓祀告成湛恩旁洽不圖蕩宥乃途孤危既安祠館
之游仍畀書林之職兢慙在色涕泗交順臣中謝伏
念臣少也湮微晚而遺遇學不通於合事志徒慕於
古人以田野朴拙之姿與英俊崢嶸之列論思禁省
近類腹心勸講露門號為親密禍實由於量溢天弗
誘於臣衷上玷誤知自貽大疾顏忸怩而加厚神愀
恍而靡寧迨五十九年之非於今已後閱三百六旬

之日遽許更新驚朽析之再春覺沉痾之去体茲盖
伏遇 皇帝陛下躬乾坤之高厚大德曰生並日月
之清明容光必照哀矜舊物假借寵靈豈唯削籍于
丹書抑使增華于白首臣敢不捫心誓報擢髮知愆
被肉骨之恩則如隔世有粉身之路不敢偷生

謝再任宮祠表

恩厚不貲感深次骨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朴拙遭時
休明曩膺禁省之驟遷實自 聖神之樂育比其去
國猶得奉祠而臣生理窮空孳累猥衆瓶無餘粟不
殊請節之居甌有積塵幾類范丹之室屬三歲之當

罷悼一飽之無後忘已甚微仰天求裕記意由衷之
請遽叨從欲之仁脫困獸於觸藩濡窮鱗于涸轍圍
門失喜少蘇併日之長飢摩服起行便覺餘年之尚
遠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德侔造化行通神明視覆載之間一均涵
養矧蓋帷之舊寧忍棄捐俾獲便安仍沾俸稍臣敢
不循躬自幸投足知歸願論報以無階獨此心之不
昧

又謝再任宮祠表

祈哀得請瀆有愧于再三失喜拜恩威不殊于咫尺

臣中謝伏念臣器薄而用窮智陋而術疎無昔日之
聞知幸一日之遭遇冒居華要馴致愆尤自歎沉舟
閱千帆之競過誰憐瘦馬尚六印之空存不知歲月
之遷但覺形容之異田園何有溝壑可期敢云廢籍
之身又續祠官之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幽微必燭覆冒無私曾小善之不遺憫一
夫之失所致茲辱瑣亦與生成臣敢不受德知歸循
躬惟謹窮途易與庶寬妻子之飢啼晚節難工獨慕
侏儒之飽死

謝落職依舊宮祠表

除敷文閣待制
因辭免語誤

人微恩重罪大罰輕祗服訓辭伏增感涕臣中謝伏
念臣受才謏薄賦性凡庸更閱雖多報稱何有矧年
齡之頽暮加疾疢之競昏比奏封章懇辭誤寵荷再
生之大賜念几死以難酬昧於叙陳卒至乖謬魄由
天奪戚乃自貽尚賴隆寬特從末減復畀祠官之佚
仍沾廩稍之優委曲保全始終哀憫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覆載父母生成舜德洽於民心堯言
布于天下兼容世類一本至仁遂令下愚蒙此蕃貸
而臣視殘骸之已病知來日之無多惟有啣恩至于
結草

謝再任宮祠表

甫上由衷之請遽叨從欲之仁拜命以還循躬知戴
臣中謝伏念臣曩以愚陋浸被使令報無塵露之微
恩有丘山之重粵從去國猶獲奉祠逮其終更復伸
前懇詎意衰殘之景仍沾俸稍之優碩臣何人得此
厚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天縱孝治日新規模宏啓於隆平德
澤咸濡於動植有如此麼亦在記憐臣敢不仰體生
成益知銘佩幸全家之飽煖樂化日之舒長未盡之
年皆上所賜

謝復祕閣修撰致仕表

授老乞身既遂由衷之請疏恩出綽復叨過冀之榮
感懼交懷周章失措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愚暗逢時
休明以田野固陋之姿冒禁省論思之地報効何有
踐歷已多粵從去國以來猶竊奉祠之佚及茲疾疢
斗覺支離學無藝苑之工職在書林之列不圖得謝
乃更增華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德曰生日月之光必照俯憐末路
不忍棄遺始終保全委曲成就而臣迄居窮壑望絕
修門納祿辭名期少延於喘息擊瓶拊缶尚同樂于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乞身故里已叨從欲之仁通籍甘泉更冒踰渥之寵
 自天錫命踏地靡容臣中謝伏念臣逢時休明受性
 暗陋誤膺識拔薦被使令報無絲髮之微德有立山
 之重辭榮納祿既逾七十之年窮思畢精莫辨三千
 之牘不量淺薄輒露悃誠採田夫野老之謠述帝德
 王功之盛乾坤之大日月之明豈繪畫之所能頌迺
 愚其已甚敢云宏度俯鑒懦衷俾列職于近班以增
 華于末路得此殊過繫臣何人茲蓋伏邀

皇帝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蘊廣大精微之學疏觀
 百王之法超視三代之隆揔攬化樞激揚士類有如
 么麼亦在甄收驟頒渙渥之新垂記生成之舊而臣
 迨居窮壑望遠修門心未替于傾葵誓獨存于結草

謝除敷文閣直學士表

落致仕召赴行在懇辭至再除

職依舊致仕

祇承嚴召悵旅力之久愆加貴恩章許餘生之自佚
 仰拜自天之錫俯增踏地之慙臣中謝伏念臣奮由
 寒鄉出迎盛旦以儒生之固陋塵法從之高華悉出
 誤知不由他力粵從去國旋自乞身猶辱記其姓名

俾復趨于表著而臣老隨年至形以病羸驅馳徒有
於此心跪起懼垂于常度達忱誠之懇款荷聰聽之
矜從直內閣以躋榮駕安車而適反搢紳改觀閭里
生光惟初終被遇之過優雖頂踵糜捐而莫報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仁深覆載明並照臨察臣曩歲之遭逢粗
存忠謹知臣今日之疲曳非敢懷安矧當聖政之新
尤以人材為急凡在搜揚之數舉興奮勵之思獨臣
數竒賦分至薄正周室任賢之日既自止于不能遇
漢家好老之朝又阻陪于在列時哉難得命也柰何

念虛受於寵靈曾莫酬于寸尺望雲注想永懷戀慕
之誠擊壤成歌願述治安之樂



苕溪集卷第十八
表

謝賜勅書表

以下皆代作

廟謨素定天討將行奉德意之丁寧增懦衷之激烈
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溫文恭儉邁古盛王威武神靈如我
藝祖相上帝以遏亂略整六師以修我戎時巡山川
躬勞將士申嚴列壁拱固四封忘暴衣露蓋之難洗
察父慈兄之憤惟時有衆共識至情上念君親忍此
勤苦誰非子弟寧不慨嗟而臣攝領帥符屬當郡寄

玉帛萬國莫叅班瑞之榮控桓再重後劇搖旌之念

道君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臣某言今日某日伏唯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何蘄
奉使回得大金副元帥書其報

道君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僊
者計來萬里悲動九躔惟時舊臣孰不哀殞臣誠哀
誠痛頓首頓首恭以

道君太上皇帝臨御二紀勤勞百為昭天漏泉德澤
深厚移風易俗禮樂燦明悉本三王之仁不享五帝
之壽寧德皇后母儀克備坤德無私謂當從草路以

還歸副寢門之問省禍遽若此天不可知伏惟

皇帝陛下聖情難居孝思罔極冀勉從於中制用俯
慰於下民臣伏限職守所拘不獲匍匐赴闕庭臣
無任哀摧哽塞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誠哀誠
痛頓首頓首謹言

賀皇太后還閣表

天地合符宗祊降祖申錫一人之慶克諧二聖之歡
臣中賀臣聞天下不足解憂聖德無加於孝矧慈顏
之久隔在嬰慕以何勝

皇帝陛下心存問寢之期目想回鑿之節中夜起坐

或自攬於衣裘當食興懷致屢遺于七箸廣愛孚于
遠邇精意通于幽明俾鄰國之改圖奉安與而還闕
大橫得兆不殊代邸之迎相見如初寧比城穎之樂
群情胥洽異議知慙故應擊攘之謠皆若見親之喜
茲蓋

皇帝陛下恩覃萬國道冠百王北伐南征威靈有赫
東漸西被聲教無私眷求同德之臣益懋享天之實
再興絕統成此大功今昔之所未聞書傳之所不載
方將謹歲時之溫清備陸海之膳羞追十六載之艱
虞事為既往衍億萬年之福祿樂未渠央臣望遠修

門身居散吏奉觴稱壽莫陪漢殿之九賓向日傾心
敢替封人之三祝

車駕巡幸浙右起居表

臣某言伏審車駕巡幸駐蹕浙右者興周宣北伐之
師當靈尚閔舉虞舜東巡之典歲月靡差帝肯幸臨
民用鼓舞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廊離明而普照體乾健以自強親駕戎車
往綏楚甸增山川之震疊還寓縣之清夷賊氣不揚
邊塵頓息惟神靈威武所變化信是優為雖險阻艱
難之備嘗靡懷寧處念本根之攸重儼容衛以載旋

班瑞諸侯時事既歸於宰旅占星東井王略行及于
舊都臣叨奉使華屬在鄰境仰雲霄而路隔傾葵藿
以心搖

車駕駐蹕建康起居表

展義時巡觀風都會六龍所指百神駿奔臣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昧且視朝齋居決政永念無疆之服
克安有截之區乃眷建康以騰王氣龍蟠虎踞寧論
割據之英雄地闢天門赫有中興之氣象遠阻淮浸
近控江濤苑長洲而滄海陵既包吳分城方城而池
漢水仍擁楚疆方將尋周瑜魯肅之師倚王道謝安

之佐內珍冠警外威羗首勝筭可期成功有躐后来
無罰已聞家室之寧時邁其邦終冀干戈之戢臣身
縻藩服望遠天威莫忝班瑞之榮徒劇搖旌之念

車駕駐蹕平江起居表

展義楚疆壯古都之勝勢觀風吳會駐鳴蹕之清塵
民物忻愉山川震疊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興我有邦躬堯帝之聖神稟成
湯之勇智念三年大聘既享備于多儀而五載一巡
實遵行於故事儼漢官之容衛慰夏諺之歌謠方將
整六師以修我戎相上帝以遏亂略仰成靈之頓通

覺藩翰以增雄臣猥以譎才誤當分閭萬國王帛莫
趨禹會之班千里舳艫想見擬陽之盛

車駕巡幸越州遠迎奏表

六龍在御萬騎前驅俾方岳之各朝肆覲東后念室
家之相慶奚獨後于頌詔幸臨載途呼舞臣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厲精庶事若昔大猷躬觀風問俗之
勞振黜幽陟明之典眷此名郡實為輿區非食甲宮
欽念禹功之遠苦身焦思俯憐越霸之勤曩覽古以
興懷見登堂而賦詠惟時金石既傳帝作之歌今我
臣民果契天臨之寵山川改觀日月揚光臣猥以非

才辱在守土仰威靈之廣被知封略之再恢舞干羽
於兩階將見遠夷之格執玉帛者萬國獲陪近侍之
班心劇旌搖耳傾鳴蹕

車駕駐蹕冬至日德音表

法駕幸臨方仰威靈之近綸音下霈更深布護之仁
凡在生成咸知愛戴臣中謝竊以昊天其子實嘉時
邁之勤吾王不遊曷慰夏諺之望蓋臣民均以為幸
則德澤之所當宣如彼周王綏兆民於侯服敬之漢
代赦殊死於汾陰踵事增嚴于今為盛恭惟
皇帝陛下應天以實御衆以寬兢業萬幾所其無逸

哀矜庶獄寧失不經命觀雲而必書用集迎長之福
謂法雷而順動宜䟽作解之恩德意周旋訓辭惻怛
囹圄縲繫既蕩滌而一空田里賦輸所蠲除者億計
已見室家之相慶庶幾弓矢之載橐臣敢不推廣上
恩務消民瘼嘉與懷生之類共欣和氣之游

行在起居表

臣某伏聞

皇帝陛下若古昔之大猷稽

祖宗之故事時巡方岳寵綏江淮顧惟藩屏之匡頓
覺威靈之近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齋居決政昧旦視朝御衆以寬應天以實
遠近祇德寇戎革心肆涓剛良遵行曠典展義修禮
駐蹕近甸山川震肅神物欣愉奔走後先罔不受職
臣隈以守土不獲躬詣行在瞻望天日神爽飛馳

百官謝賜春衣表

自天錫命拜賜謹時凡在周行同深欣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智臨九有道冒群生文王即康田之功務
求民隱夏后致黻冕之美特重禮容雖恭儉之獨特
在匪頌而不廢予衣之安且吉並詭君恩舞雲之詠
而歸則非臣志尚竭疲駑之力共酬覆露之仁

謝賜曆日表

祕策授時蓋以前於民用清臺告朔乃誕布於王正
允厥有邦共承大賜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用夏曆數在舜璣衡備經天緯地之功驗
合璧連珠之應咄太初之三統陋元和之四分生治
明堂親班月令惟此初常之典是為經久之規臣敢
不祇奉成書克遵常憲協金穰之慶用謹始於農祥
導玉氣之和益躋民于壽域

茗溪集卷第十八

茗溪集卷第十九

表

代賀元會表

屬正月之始和載新治典眷庶邦之丕享大正縉儀
慶浹神人惟均遠邇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與時升御六氣陰陽之和受
四海梯航之贄百蠻冠帶悉歸三會之書萬里山河
盡入職方之版著曠古未聞之偉績有異書不載之
珍符方將鋪張奕世之宏規予以繡繪太平之熙事
肆頒明詔益誦彌文雕輦出房路朝喚伏九賓就列

儼冠佩之鷓鷯五輅在廷建旂常之日月肅太微華
蓋之次警御史執法之嚴導迎滋至之休均錫履新
之慶臣身縻符竹望遠宸楓上九行之觴莫與璵璠
之列遇千歲之日徒傾葵藿之心

代賀斬獲四軍大王表

天聲甫震醜虜革心我武載揚函渠授首蓋威懷之
兩盡在古昔以罕聞臣中賀竊以虞舜舞干誕敷文
德周王受命有此武功雖云去殺以勝殘亦或侮卞
而取亂惟燕雲十六州之聚沒犬羊二百年之間明
時負固以偷安累聖包荒而不問遽易腥膻之舊來

歸禮義之鄉威儀遂識於漢官冠帶悉同於王會天
其或者事豈偶然寧容一夫尚假餘息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神斷不疑孽故籍以開疆斬窮
首而獻馘功在漏刻勢如風霆納呼韓之降既增光
於史牒傳郵表之首用垂戒於羗夷方將告清廟以
彰奕世之勲御明堂以受四方之賀而臣身縻列郡
望遠嚴震庭設九賓莫與璵璠之列嶽呼萬歲佇觀
封禪之儀

代賀正表

青陽生治布正月之始和廣國履新賴一人之有慶

化均夷夏喜決神民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躬對天之宏休嗣無疆之大曆驗三正而
用夏與萬物以為春多福鼎來配升常於日月神基
增固等高厚於乾坤臣職在治中身縻補外周家告
朔緬懷清廟之衣冠漢殿奉觴莫綴彤庭之鸞鷲仰
雲霄而目迥頌葵藿以心搖

代賀籍田表

皇輿夙駕適協上春之期帝籍嗣開丕講累朝之制
化行畿甸風動寰區臣中賀臣聞政之本在農禮之
經惟祀教諸侯之養事尤重於躬行挈三神之歡物

莫先於已出故因民力庸示親耕豈徒知稼穡之艱
難蓋欲奉棗盛之豐潔著為彛典號曰上儀恭惟
皇帝陛下覆育群生憂勤庶事開疆闢土共欣和氣
之游振稟勸分自致豐年之應更遵故事以勸多方
歌載芟之詩田祖受職即思文之次甸師告成贊天
地之全功侖帝王之盛治臣方馳駘憐阻造闕庭想
耒耜之載塗莫陪奔走異倉廩之滿野庶採歌謠

代賀道君皇帝表

與天為徒方獨觀於衆妙自我作古乃退避於萬機
以隆儲貳之官闡爰界盈城之基業神靈咸仰華夏

均驩臣中賀恭惟

道君太上皇帝緯武經文體元用妙懷翼翼之心以
昭事烈考躬軋軋之德以臨御度邦昧旦視朝齋居
決政以跨軼商周為不足道以陶鑄堯舜為非難能
夢受帝言力恢道運將自安於澹泊期稍釋於憂勤
惟一索而得男故受之震俾重明以麗正蓋取諸離
及茲神器之有歸蓋出睿謀之獨斷書傳之所不載
今昔之所未聞豈惟重規疊矩之交榮抑亦內聖外
王之兩得臣身縻補外職在承流念莫筮於班行徒
交深於拊舞

代賀淵聖皇帝登極表

膺圖出震纂極承軋山川鬼神敢不低若華夏蠻貊
永有依歸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姿懋日新之德緝熙聖學極經
天緯地之文明察事機有冠古超今之識主器職存
於長子問安孝備於寢門是宜協萬國之歡心膺三
靈之眷佑受無疆之休命集丕享於庶邦蓋將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不于以增國勢於九鼎之重宅心寬大
求思守位之仁體道冲虛自尊消兵之福臣欣逢盛
旦屬守偏州莫恭鸛鷺之行徒極雲霄之望

代謝皇子封昭慶軍節度使勅榜告諭本
州軍民表

昨土苴茅肇隆於帝嗣建牙授鉞爰逮於吳邦民社
知榮山川改觀臣中謝竊以並封同姓昔稱盤石之
宗兼揔价藩益壯維城之業眷惟元子尚闕徽章殆
將宏賁於我家必或申嚴於帥閫豈伊列壁休有寵
光此蓋

皇帝陛下當萬物見離之明應六龍承軋之會仁沾
行葦澤被蓼蕭載敷胄緒之私丕講禮文之事臣敢
不仰承典憲揭示吏民識本支百世之隆增壽考萬

年之祝

代謝除判宗表

寵渥驟加省循靡稱遂巡拜貺仰甚慙臣中謝竊
以堯帝德明序莫先於睦族成周治盛禮時重於惇
宗豈明倫善俗之是資抑疆幹弱枝之相比以今準
古踵事增華少長有分院之推官曹見列坊之盛饌
廩既備教導益嚴惟時董正之司必擇賢能之長而
臣生非岐嶷學愧空疎託神明之系以叨恩處位望
之尊而動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萬民治假有邦化行自內

雖在艱難之日曲敷胃緒之私臣敢不仰體聖衷俯
勤職守義不愆於恩掩教必自於身先尚收寸尺之
勞以荅生成之施

代謝回授封贈先祖表

抗章瀝懇仰干不測之誅出綽䟽禁濫被曲成之賜
寵兼存歿愧動心願臣中謝伏念臣以駑鈇無用之
材受弓冶素傳之業初登黃甲實自白丁効官浸歷
於使令致位遂塵於通顯重惟大父終老寒儒嘗為
後學之楷模頗有古人之趣操推食以交游士捐金
以訪異書韋賢雅志於遺經疏廣每虞於益過謂詩

及禮愈於問舍而求田意子若孫庶或封侯而起第
敢云無似乃副所期矧臣父垂七十之年思未忘於
陟岵而臣身有千一之遇澤儻及於漏泉是用忘越
分之愆竭叩閭之請不圖誤眷猥降俞音發原壤之
幽光為里門之盛事豈惟慰老父報親之念又以伸
微臣養志之私情事兩全感銘何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功深覆載明並照臨御下一出於慈仁懋
賞蓋先於勸激遂令孱瑣有此叨踰臣敢不念不世
之遭逢荷殊恩之委曲誓堅忠孝用訓雲來

代謝轉官表

賜札十行仰窺深厚進官一列橫被寵靈念成命之
莫辭俯懦衷而知愧臣中謝伏念臣越從踈迹屢玷
使令顧力不量徒欲徇朝庭之急揣分已過何敢
號恩施之蕃曩云逆之弄權蓋人神之同憤天聲有
赫王旅如飛罔愆係頸之期大正然臍之戮而臣職
在分閫理應調兵峙乃糗糧偶無餉餽之乏于被原
隰莫効馳驅之勞第賞所加於臣何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用人惟已以道觀能雖小善而弗遺靡一
士之失職致此序遷之典亦為孤進之榮臣敢不益
勉事功自期稱塞顧東隅之已遠尚末路之可圖

代謝除禮部尚書表

祇奉寵靈荐膺器使位參八座名視六卿念地近而
秩優顧材微而植弱懇辭靡獲俛仰知慙臣中謝竊
以在昔成周作新治典惟時宗伯號摠要司豈惟侈
太平黼藻之文茲實重稽古討論之事三代以降六
經浸微叔孫高堂之流本由於草創開元顯慶之制
罔見於施行祝史乃得揖遜其間學者謂之迂濶於
事眷茲盛節尤屬熙朝謂百年而後興固宜隆禮樂
之用若三歲而大比則必進賢能之書祭祀以交神
人饗燕以昭慈惠具形時制仍有司存要非通儒不

在茲選伏念臣親逢休旦奮自寒鄉以鋤耰固陋之
姿歷翰墨清華之職濫中芸省選武蘭臺記言動于
螭坳掌絲綸於鳳閣稔春官之貳政備朱邱之談經
報稱蔑然叨踰甚矣方奉祠於真館將引迹於長林
夫何罔功復玷異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新聖德天縱睿謨適駿有聲以緝熙乎
先烈式序在位以陟降乎百工遇以始終使彈寸尺
臣敢不勉尋問學深體眷私幸未迫於桑榆終少酬
於造化

代辭免除叅政表

弗堪重任將有近憂託命至仁籲天誠懇臣中謝伏
念臣擢從冗散寢歷近嚴揣愚分之已叨念大恩之
未報既無崇論宏議以裨廟畫又乏壯猷精識以折
敵衝閱寇戎之馳驅致字縣之殘毀雖聖神罪已庸
示曲全而天日鑒臣不敢自恕追愆尤而未泯驚寵
數之無從曾是謏聞俾叅大政非常之舉惟帝所難
伏望

皇帝陛下垂雨露之私發淵泉之慮謂茲事體大宜
無反汗之嫌顧已試罔功當得循墻之請豈惟見公朝
之難幸抑使知定命之可安區區之心拳拳于是

代宰執以久旱待罪表

天道無私不與災祥之應輔臣失職伏思譴咎之歸
敢露忱辭仰干淵聽臣等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庸妄
寘冒寵榮位在近司日聞大政曾不能廣宣盛德導
迎至和坐閱五旬不霑寸澤驕陽肆電旱氣如焚田
半拆而欲荒歲向成而缺望受小民之咨怨貽上聖
之焦勞桑林之禱雖堅雲漢之憂未解臣等負此愧
忽何施面顏尚賴曲全茲容自劾伏望
皇帝陛下軋剛獨斷威命顯行顧方屬銷變之圖莫
若正黜幽之典庶回協氣以福群生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衣裳出笥加博帶之兼金駟駿在庭被華韉之錯采
逡巡拜貺欣懼交懷臣中謝伏念臣人地甚微才能
居下浸更選任無補盛明每惟弱植之不勝常恐恩
綸之誤及詎意便蕃之賜仍叨服乘之良伏遇
皇帝陛下以純儉履躬以慈仁接下甄陶庶類黼黻
人文凡列職於禁嚴率加崇于褒賞臣敢不圖回末
路勉宿心攬袂起行雖愧九環之寵據鞍自誓冀
殫十駕之勞

茗溪集卷第十九

茗溪集卷第二十

啓

謝人薦自代啓

分安闡葺之中老将何用名在薦論之城初不自期
拜貺若驚循躬知愧竊謂以先達而汲引後進既舉
世之所罕聞以盛德而退託不能又群情之所大駭
考之於古殆見其難孰不願於求知體莫隆於舉代
惟九官受命而必遜蓋百僚以德而相師秦漢以來
典刑僅在郭丹見推於郡守獨薦鄉人而行盧毓親
奉於詔音必如卿者乃可馬摠賴韓子以增光於後

鍾皓進陳寔而見稱於時狂若嵇康何乃著書而求
絕辨如蔡澤抑難騁說以自媒要須得人乃稔茲寵
如其者少而不競長乃甚愚在己所安則自信而不
疑於世共慕則却走而弗顧貧屢遭於鬼笑命獨與
於仇謀及此哀顏始從祿仕權竒做儻已摧耗於百
憂勃宰嬖姍尚經營于一飽夫何末路忽玷誤知此
蓋伏遇某官識足以照事物之幾學足以窮古今之
蘊以筆舌為人才之羽翼以胷腹為吾道之涓涇謀
猷皆契於 聖衷用舍不違於公議故憐孤蹇特為
吹噓遂令枯朽不華之姿復有激昂思奮之意念初

奚之舉類雖曰必行異公叔之同升則愚豈敢庶彈
尺寸少報生成

寄湖州太守葛司成啓

樞衣曩歲嘗從館下之招竊比治封又幸里門之邇
尺牘不通於記室刺字未勤於閤人愧動心顏神馳
旌祭伏惟鈴齋虛暇神物掖持坐迎有永之年膺爰
鼎來之福恭以某官學貫百家之奧才絕千人之英
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蜚聲華旦闊步要津
蒙上聖非常之知在漢廷諸公之右衆皆側目巨堪
爰盜之居中帝獨虛懷更試蕭公之為政出奉蕃宣

之寄益摠蘊藉之奇老吏畏其神明雅俗安其豈弟
然而詞頌中禁有懷仲舒之古風議下廣廷欲問崔
琳之今事寧久煩於剖竹行復慶於賜環某念遠掃
門無階望履擬蜀郡中和之作獨恨於非才聞南陽
父母之歌實勤於鄉德歲序云晚霜威益嚴願隆善
衛之經式副具瞻之禱

謝鄉人王提刑薦舉啓

棲遲下吏拙亦宜然叨竊薦書望不及此省躬無取
拜貺自疑伏念某志以道窮才與命稱侵尋且老逼
孔融過二之年貧悴無營有伯龍十一之誚承乏敷

學之域委心吏隱之間博士不治昔者尚嗤於弟子
廣文獨冷予今益愧於諸公顧俛默以何求獨嬾姍
而就食夫何汲引乃逮妄庸此蓋伏遇某官材絕一
時智周萬務執謙光而自牧有盛德而不居羽翼滯
淹主張氣類祐甫公舉未嘗以親舊為嫌郭丹義風
顧獨薦鄉里之士某敢不激昂思奮砥礪弗渝雖未
圖報德之階要不辱受知之地

謝翟內翰薦舉啓

頃以孤生獲從下吏於左右之半辭之助居職業無
一日之長獨鄉者慕用之誠蓋不圖見顧之重薦論

誤及跼蹐靡容惟士之通時猶女之從聘一遇知己
殆將終身雖云待禮以有行常恐失身而晚悔豈聘
者實重其選抑從者亦擇所歸古道悠哉斯言已矣
伏念某學陋而聞寡志大而術疎及此衰年始縻寸
祿間關自笑慷慨受知在古人以為甚難而晚進豈
宜得此蓋伏遇某官三代豪傑一時宗師國論以為
指南吾道之所寄命擴收氣類振挽滯淹何其流落
之餘乃得依歸之地正使自擇寧復有如某敢不益
勵宿心仰酬謬眷仕緣如此或未慙君子之歸巧固
有之不敢貽門下之辱

謝館職啓

給札鑿坡初之治安之策濫中天祿蔚為遲暮之榮
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躔
道家蓬萊之山內藏祕錄開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
風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祕之文
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弗修踵事增華于今為盛
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為之士闢四庫以儲古今
未見之書切近禁嚴雍容嘯諾使其胸次揚擢吞太
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備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
皆本作成兩禁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輩事契

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實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兼人之器術業荒于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來侵尋且老不圖未至獲並俊游訪簡編於煨燼之餘繼人物於風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饕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微氣涵英特謂蕭相牧先秦之圖籍實佐開基而蒙穀獻舊楚之典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寔協贊謀猷要扶文物之顛廼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辱在品題某敢不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讎校雖曰世官補三箠之散卞終慙前哲異稍殫於歲月用仰報於

生成遇此以還未知所指

除直顯謨閣謝宰執啓

閣連中禁藏列聖之寶章職逮外官蓋

本朝之祕

選不圖枯槁忽故^被光華聞命自疑循躬知懼伏念某以鋤耨固陋之質躡臺省清近之班寵既厚而不辭量已踰而莫覺粵從廢黜自卜隱淪更時陪危身獨安於丘壑在已進退義敢怠於君親而况閱歲者三拜恩已再復造名于內閣俾增重於外臺有何勞能得此殊異茲蓋伏遇某官恢垂絕僅存之直道建久安不拔之宏規力何啻於回天心但知於許國若就

深於滄海雖不擇流頌快意於屠門豈必得肉仰愧
生成之施孰為稱塞之階苟未死亡尚收寸尺

提點浙東刑獄謝啓

卧疾漳濱久忘歲月拜息粵部遽見吏民荷宸宸之
矜憐識廟堂之記錄事非意出愧與懼并伏念某智
昧知時學不適用頃叨誤寵躡綴近班曾効職之不
能乃蠹書而何益一罹罪籍四易歲星慣從樵牧之
游不作軒裳之夢孰云枯槁更被光華念一道之平
反繫幾人之休戚矧復圖回荒政消弭姦萌力固病
於不任責未見其可塞茲盖伏遇某官德全忠厚明

燭幽遐哀庶獄之無辜憫一夫之失所故茲遇陋亦
與使令某敢不益廣所聞自鞭其墮勉副責成之意
則為報德之階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責授宮祠謝啓

久矣論思之謬嘖有煩言茫然衰病之餘自貽伊戚
仰承威命殆是寬息伏念某智識昏庸伎能么麼曩
膺誤眷辱在近班頃時論無所短長於世故都不通
曉粗知慕大君子之義欲自託不肖者之身罪斥七
年尚煩記錄召還暮歲寢冒寵榮豈志願之敢期抑
夢寐所不及屬者明詔有位旁搜異能而乃昧唯善

舉類之方失事君以人之道揆其重負合置嚴科止
削籍於甘泉仍奉祠於真館茲蓋伏遇某官懋格天
之鴻業挺許國之精忠善不近名清而容物刑茲無
赦率循作罰之公罪疑惟輕上廣好生之德重惟玳
賤久玷陶鎔特屈刑章俾從薄責念孔戢之宜去初
不悟于引年歎韓子之慙歸終莫伸於報德捫心自
訟沒齒何去

再任宮祠謝啓

受恩已過拜命知慙不圖有盡之年再竊無功之祿
深惟疵賤久玷甄陶智寔昧于行藏學靡通于蘊奧

貪寵冒沒不思歌器之格言投老窮空却恨儒冠之
左計謂鬢絲之堪織指泌水以樂飢迹其自謀率皆
類此一昨去國三歲奉祠敢懷平進以求伸但恐終
更而絕食枕辭上達私願弗達既許便安仍沾俸稍
茲蓋伏遇某官行已尽聖賢之道與人存忠厚之規
獨運平衡曲成舊物某敢不求全晚節加勵宿心雖
云報德以無階亦欲沒身而靡悔

致仕除敷文閣待制謝啓

渙恩驟至成命莫回拜賜逡巡省躬怵惕伏念某曩
膺識拔出自寒微初無寸長服在近列惟踐更之既

久曾効見之靡聞病且弗支老當以告不圖得謝乃
更增華方寓直於書林遽躡升於從橐湔摩昏青誦
綸告之溫慈扶掖拘攣服腰鑲之煥麗里閭贊喜親
舊改容顧惟何人有此僥倖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海
嶽誠貫幽明有周公勤王家之忠邁伊尹格皇天之
德功高不伐佐重益謙謂材能皆可陶鎔雖玼賤亦
歸覆育重惟無似特受深知始終保全委曲成能叨
踰已甚懼弱植之弗勝報稱謂何獨此心之不昧

皇太后慶壽八十詔長吏致禮加賜羊酒
栗帛謝啓

藩侯下賁布宣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創見光華之錫
夫何殊異逮此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晚壯
也之武尚不如人老矣楚丘遂多忘事既乞身而知
止固絕望于饗榮屬長樂之禮成偕高年而澤被至
於越匪頌之常式優侍從之舊臣小己自慙幾人得
此茲蓋伏遇某官仁深覆育道格迥遐問畝丘之年
謬承稱美閔伏生之老姑使授書豈徒加寵于一夫
殆欲垂芳于千載捫心懷感投足知歸

茗溪集卷第二十一

啓

荅張狀元啓

伏審造廷射策唱第居先榮動縉紳聲流華夏恭惟
歡慶其官受才英特種學邃深微言造乎六經卓行
師乎百氏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竭精厲志
之秋豈特求一日之長庶幾聞三道之要竊窺大對
苦歎精忠意深切而有加言舒徐而不迫皆前日未
聞之論興聖心見晚之嗟名蓋出於預期士固知其
不敵念莫違於修慶巧過辱於騰牋內揆庸虛仰慙

謙厚識吊古精思之作不敢謂能得為國遠慮之人
茲為可賀眷言欣頌罔既敷陳

荅特奏名狀元啓

伏審顯奉臚傳超登舉首得人之喜有識所同恭惟
某官賦傑異之材蘊深醇之學文辭少作已擢秀于
士林問譽老成久推先於州里當英主枕戈嘗膽之
日正賢士畢精極慮之秋側聞至言頗契大問向來
伏櫪寧忘千里之思此日驚人未覺一鳴之晚既受
知於親擢行濶步於要途念修慶之莫違奪騰賤之
誤及眷言未契實倍歡悰

上時相問候啓

屈伸在道忍懷韓子之九遷志願有年莫遂荊州之
一識足踳踳而欲進神忽忽而若馳念介紹之不先
懼聽聞之或駭敢以堙微之迹仰通咫尺之書揣分
自疑鄉風增慕伏惟信順之至天人所私遵迎六氣
之和膺受百祥之集恭以某官博火純懿䟽通敏明
才足以絕千人之英力足以任一世之重忠貫金石
信通神明許國以來視身何有幹斗樞而獨運扶天
步于方艱德在人心事書野灾方且執謙自牧避寵
弗居魏絳懷多功之嫌豈唯辭賞晏子守足欲之戒

亦以矯時出分數路之優灼見累年之効吾國既固
我公盍歸迨茲入覲之初始副具瞻之舊九鼎大呂
益增氣象之安烈日嚴霜自覺威明之遠惟帝所屬
捨公疇依某未學空踈餘生公麼粵從廢黜自卜隱
淪叨宸衷之矜憐賴朝廷之拔拭俾使一道待次期
年尚期受約束於相門故欲列姓名於記室悃悃所
寓笔舌難周殘暑未衰清秋在候冀仰符於倚注宜
加衛於寢興

賀樞密使啓

伏審拜恩中禁正位元樞夷夏得聞兵民溢喜竊

地文天武所以妙生成之功右義左仁所以嚴威德
之柄禮隆建使位等上公在周有師尚父之尊於漢
寔大司馬之任茲乃安危之寄是為心膂之臣恭惟
某官學通天人識洞今古體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
而經遠圖齊死生去就於胸中置富貴功名於物外
頃延登于揆路已屢罄于嘉猷汲直居中理應見嫉
蕭公久外帝曰遄歸摠臨宥密之司蓋復
祖宗之旧念天下之勢本若置器顧今日之事僅如
奕棋在茲一著之間遽有千鈞之重得人無競舍公
其誰其猥以孤生嘗叨謬眷聞絲綸之亟下覺神觀

之頓還欣抃之私名言罔既

賀韓林承旨啓

伏審祇膺使命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
自右願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之臣親承密命
豈特右文之事寔叅戡難之謀而况寓直北門對揚
浴殿自開元之際浸隆李士之名逮章武之初加寵
內庭之老禮秩增峻事任匪輕顧非其人不在以選
恭惟某官養剛大之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思欲其
自得風規邁往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于昔聞知典
刑之尚在召從孤外俾侍燕間細石室之書既終信

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謬云天子之私人端是吾
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孚茲為大用之階
即副具瞻之望某年踰無幾仕乃為貧自知偶世之
闊踈獨恨登門之晚晚及茲贊喜采切知歸欣頌之
私名言罔既

賀樞密再八啓

伏審寵拜殊恩還登近弼惟圖任舊人共政蓋聖主
所欲仰成克左右厥辟宅師抑明公以之自任絲綸
甫下遠邇均懽恭惟某官篤厚深闇疏通博敏鉤貫
百家之邃沉涵六籍之醇自結上知偏儀要路筆墨

畦迳爾雅无愧於西京師友淵源潤色似從於東里
有言必盡遇事不辭亟叅帷幄之籌協贊樞機之任
出分憂頌魯未幾時汲黯忝朝初元譽毀晉公當國
實係重輕奉溫詔以適歸罄嘉猷而入告條先帝之
故事大王室之中興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棲遲末
路零落寸心聞成命之載頌慶真賢之復用掃門雖
遠賀屢知歸

荅交代謝少卿啓任浙東提刑司

官游相踵愧揚糝之在前王事有期頌及瓜而當代
靜言事契燕及子孫夫何遲暮之年乃有回依之幸

恭惟某官被文相德可用為儀強識博聞足以華國
自結聖神之眷荐躋清近之班智略輳於上前風采
聞於天下持橐簪筆謂當入侍於清光攬轡登車姑
欲少償於素志豈容煖席即慶賜環某猥以庸才誤
當使指閱時既久責効無聞敢緣授受之私終被含
容之賜想旌麾之已戒望履舄以非遙雖乞告新廢
幾道故其為欣抃曷既叙陳

賀湖州太守啓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清輟甘泉侍從之聯為近甸
股肱之鎮先聲所暨輿論文歸恭惟某官國器宏深

天才卓偉言動合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用實
自於召還眷恙從于親擢備獻細論思之益罄朝夕
夙夜之勤惟時吳興實望浙右山川清遠人物阜繁
委長孺於淮陽徒得君重試蕭公於馮翊用考治功
少須報政之期旋聽賜環之命寵榮未艾簡注方隆
某跼伏窮閭伶俜暮景雖知風之有日曾望履以無
階陪外廷未議之時顧相先後誦佳句百僚之上竊
仰高深聞綸綽之載頌想旌麾之既戒尚綴吏民之
列徃修桑梓之恭欣抃之私敷言罔既

代荅明州太守啓

伏審政成請代詔下趣還行躋躡於近班益恢宏於
遠業恭惟某官智術輻輳論辯風生胸中貞韜略之
竒事至有淵泉之慮出膺郡寄寔簡上心駕折轅以
告行執半符而入覲九里之潤幸見及於鄰封一年
之留恨莫從於民借方圖脩問遽辱貽書感愧交深
名言罔既

代賀秀州通判啓

伏審祗膺明命出貳便藩理檄戒途蠲辰視印伏惟
某官器全英特識洞幾微論議得於心成事業由於
世濟休有聞譽見于踐更謂宜揖遜於本朝尚爾馳

驅於別駕昔者大鄭小鄭公以父子繼治大馮小馮
君以兄弟相循並載民謠號為盛事今見二難之步
武未踰三載之星霜豈惟人望之知歸抑想風流之
是似某江湖令族天地畸人侵尋五十之年老之將
至澳忍百寮之底拙亦且然竊有所依敢後其喜

代賀市舶提舉啓

伏審寵拜春恩再持使節明綸甫下輿論文歸恭惟
某官才了十人身兼數器詩辭近古獨云蘇武吾師
字法超今要使羲之北面既更器使益試乃言幹南
國之奇羸佐中都之調度雖云舊物實簡上心佇寵

渥之使藩踐禁途之清切自惟孤拙尚竊藩符念方
借於餘光顧難勝於賀悃其為欣頌罔既敷陳

賀冬啓

陽徃而復物屈當伸屏陰類以潛消宜善人之有慶
恭惟某官氣涵川嶽道際幽明坐迎有永之年陰受
鼎來之福方將奉十行之溫詔詠四牡之還歸舉酒
壽公莫與掃門之列接毫伸頌益增知德之勤

賀正啓

伏以歲序更端星躔易次肇三陽而為泰正五始以
書春矧社稷之元勳宜神人之交相恭惟某官忠貫

白日道於皇天備文武之全才兼安危之任意功藏
盟府澤在人心周公之征祖東已見于歸之復吉甫
之來自錫式觀受祉之多俯履嘉辰茂膺純嘏某屬
拘職守阻奉壽觴莫伸賀慶之誠徒切搖旌之念

苕溪集卷第二十一

苕溪集卷第二十二

記

縱雲臺記

德清蓋吳興支邑而山水明麗清遠為他邑冠南朝
以來曰沈氏者世有顯人或以文雄一時士雖少必
秀於其類民貧而安力於耕桑種藝漁樵之業鬪訟
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於此者樂為縣治枕
山山巋然特高為百里之鎮問其名於長老則無所
根據搢紳者不道舊有臺下直令舍相距僅百尺規
制甚美松竹清閔之音桃李妖冶之容與他名木秀

薦分列左右天欲雨雲氣習々生於步武襟袂之間
今大夫沈次仲與二客燕其上客詠韓吏部釋嶠孤
雲縱以為臺名次仲喜以告余見屬為記次仲之臨
是邑也閱五晦朔矣旦朝坐堂上受訴牒群吏立兩
廡屏息側視次仲獨即民聽其事究所以然反復問
詰其情畢得文書雖多必盡讀乃止律身嚴無毫髮
私亦不受私吏退與僚佐休于臺上危坐劇談或隨
時觴豆舉酒相樂抑嘗語人仕吾非敢愛也有不得
志則棄去如傳舍人以其志為而事勤謂若拘窘而
中實縱適然則客之名是臺有當於生人之心者豈

以雲之逸為可羨固將似之耶余邑寓而山棲者也
朝見雲之出暮見雲之歸進退容與於大虛寥廓之
中予態萬狀不自知其狀其于出處亦何心哉余觀
雲于此山四年矣余年有尽而雲之朝出暮返變化
容與之狀如余所見不知何時而已以其元心故能
久也雖狀次仲方仕余方隱迹若不同而從容于事
物之境愈久而愈安則或仕或隱未始有異余燕坐
內觀欲忘其心如此雲之出處未能也次仲勉乎哉
余既告焉因為之書次仲名造處之縉雲人二客歸
安沈文伯名長卿福唐陳仲久名祖安名臺者文伯

題其榜者仲久皆奇士也紹興五年七月壬申郡人
劉某行簡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城山在邑之坤維距邑二里為溪流之匯溪自天目
餘杭而下者出其背並山分港旋繞而北趨于郡城
是為茗水院北鄉居山之半自外及內階而升者凡
二百級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不相即登級三之一
却而望之則蒼顏秀壁陽拱列侍若趨若伏若絙曳
策驅可攬而有舟檣往來水鳥停沒悉出眺聽之下
而委棄于榛藂芟草之不知其几年矣熙寧中天

台僧曰了因者始結廬其上會歲大疫收棄骸于道
加葺衣葺給聚而焚者以數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
蘇流亡于是邑人相與出財建轉輪藏增治堂廡初
營藏心木未獲因夢神僧指前溪有洗木為物色其
處已乃得之因出入廬間飲酒啖肉人草見其異一
夕見夢于邑今云天台化士告辭翌日院僧以告蓋
因以坐逝今真身存焉其後以禪律相踵住持者數
輩而轉輪藏施利之入未嘗有虛日用是加葺門序
略備而簡陋偏迫不類藂林邑之人恨為鄉老邑大
夫訪求名德為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任持僧佛智大

師道容容始至心隘之將盡撤其故易而新之時余以柱史得罪寓邑中過而問焉容指謂余于此累石崇廣若干尺為大殿于此鑿山廓左序若干尺為齋庖之宇于此培土寔澗壑若干尺廓右序為棲僧之堂為複舍為看經寮浴室仰而指曰山之椒為浮圖其下為臨眺之亭又其下為方丈寢室規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問工程費出之數几何且安取之容笑而言曰佛氏子以精進廣大為心耐苦忍辱為行其徒謂之海衆其求募于人謂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成不成則有數存于工程

費出之事弗預計也志於成而已矣其意甚暇若不足為余老且病未嘗數出他日過之門徑既成殿址累石且數尋若砥礪然閱歲又遇之則飛甍刻楠高出木杪而殿宇之邃像設之嚴無遺舉矣如是數年余再以罪去朝而歸訪山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下建立無一物不如其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崇飾之意未艾也嗚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迫若無心焉寧有恃而然者哉於是知自昔所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智之難而優游暇豫無惶遽

猝迫之狀為尤難故凡才智之士不乏而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普與人也苟有是雖鉅細不同其必有所立是院之設固未足多也而於余心有感焉容見屬為記樂為之書後始於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於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額興後之歲訪安吉縣故賜額請於郡得之容遂為妙香第一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叅裁典禮而國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

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學圖于宣聖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圯剝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乎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徂于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廢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但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殫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禮儀物

黜其於古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遵故事也
於是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
閱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加朽鏤吝者痛心為太
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祠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
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以丹雘而
掌學閔君某與歸安丞胡君某挾別故壁得所謂三
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還舊
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學者將因
是加習焉異時鳴珮執玉於朝廷之上討論故寔
裨補教化苟不愧于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閔君之

請貽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于
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于鄉校為老諸生
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歷官見
于國史與墓隧之文其奧學精識見于著書著書固
多其藏于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祕不出蒐索禍次罔
有逸遺俾鏤板以行于時則閔君力也閔嗜學若飢
渴行已誨人以先哲為師不拘時好嘗曰吾先父學
于先生敢有二事故于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
丙子郡人劉某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吳興報恩光孝禪寺在郡治東北地勢亢爽土木雄
勝門序殿舍齋宮宿廬規制井々他伽藍莫及蓋陳
永定中后家捨宅建焉初曰危吳後曰孝義至唐復
為危興吳越錢氏易為天寧以真其女為比丘尼遂為
尼宮凡二百年 本朝崇寧一年始復為十方禪刹
曰崇寧萬壽禪寺後又易崇寧為天寧紹興七年更
賜今額恭為固陵薦靈祉也舊有觀音大士像在寺
西偏兩楹之間郡人張氏病瘵三年一夕夢白衣女
子告曰若臂不舉耶吾亦若此若能極吾臂吾亦拯
若臂且壽若矣張問所居則曰居天寧西廊翌日張

輿掖詣寺得大士像如夢所覩瞻仰感涕察大士右
臂為墜木所傷命工拯之張病隨愈自是郡人歸心
以疾痛苦厄求拯者日不下數十應感事跡不可疏
舉而所處閤陋迫不副人意今導師居久與其徒
慧智募衆出財謀建別殿奉安妙相而患棟榦之偉
求之山林未易以日月異或告之曰近郊曰寶溪者
有故侯第今去弗居盍徃圖之慧智亟徃則其家已
先見夢告于其主欣然許焉於是即廊之前左建殿
屋四楹前為複廊與旁兩廡深明壯麗具妙莊嚴蓋
前任持經畫累歲而不克成者道俗歡喜踈踊讚歎

咸若有所依歸久以其事求記于余以侈其成余曰
我聞觀音大士性相等空無刹不現身光互涉有感
必通於諸衆生悲心不捨是故身為三十三應同事
攝化利益見聞且我之身與子之身一為比丘一為
居士俱在三十二應之內真源寔際視此大士為二
為一為同為別以是思惟大士衆生體本圓成無二
無別以無二無別故隨衆生心想所感周徧無遺則
是大士非但無我亦無我所而子獨以像設區宇為
所依歸則利益衆生為有擇歎久曰不然大士身相
無邊固無我所而彼信士心想仰慕則有所矣我觀

道俗至前攝衣俯漚炷香膜拜陳其疾痛苦厄種
希求之狀誠意所激汗泚顏間言出肺肝感通夢寐
初若一体我是以崇其仰慕之所為之莊嚴以益其
信心若彼信心一念回光覩色明空入佛知見則知
大士不起于座周徧十方在在處處無非道場而此
道場實無所在利益衆生亦無受者如我所說為有
擇歎為無擇歎如是問答亦無實義余曰是名實義
是名大士悲心救物無二無別子言似矣是用識之
始於某年某月某甲子成于某年某月某甲子後若
干日太簡居士劉某記并說偈言

我聞大士觀世音 具大功德妙莊嚴
初從聞中入三昧 聞盡覺空空亦滅
惟有一念悲衆生 三十二應為說法
法施無盡身無邊 周徧十方何沙土
母陀羅臂如虛空 云何示此疾痛緣
以衆生痛我亦痛 究觀起滅無處所
偉哉寶殿嚴眸容 清淨絢麗光奪目
惟導師久善方便 謂彼衆生心想殊
要令觀想生實解 入佛知見如指掌
在在處處皆道場 而此大士寶無在

一一衆生蒙利益 亦無受此利益者
我知信施及見聞 決定同證無上道

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東有村曰石塚其梵刹曰青蓮
唐大順二年始建乾寧中得額為報恩禪院至 國
朝治平二年賜今額環水為院四無居鄰蓋棲心學
道之境初若無路惟輕航短楫至焉粥魚齋鼓聞于
傍近禺中而食則孤煙突起於雲水渺瀰之間望之
鬱然余未及造也問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
至崇大也而規制整 精麗明潔為可觀異時垣頽

壁敗棟宇傾橈左右撐柱更閱歲久觀者悖心如將
壓焉今院僧慈濟大師齊岳盡撤其故而一新之盛
矣哉余固識岳是妙于醫者耶曰狀岳自少習盧華
之術通金匱名室之書以是濟人亦以是養身余嘗
賴之一日過余始詰其事岳曰吾受業是院既而遊
方累年稍勸而歸視所謂受業之區幾為荒墟場狀
動容寢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勵其術以所得貲財次
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自吾之發是心也以疾扣
門者如衆吾潛心以思之則得之疾無重輕賦藥授
方輒驗可期以時日又有知吾之有是心者出力而

交助之市木于某鄉採石于某山有不受貲而願施
者自紹興戊午距今十有几年而衆工釋用初營三
門再歲而辦齋厨次之厨成而二時清衆合食堂上
僧舍鍾樓觀音大士殿又次之最後建轉輪寶藏極
一時金碧之工燦爛陸離奪人眸子吹螺擊鼓鏗鉦
於廊廡之下施利日至齋厨之費賴此以給布磚累
甃內外前後纖悉備具余怪而問之是何成之易耶
岳曰吾志於成矣然成之者非我也意其有陰相焉
何以云然吾之術不加於昔也而靈子人若此事既
濟矣目今以往不自料吾之術復能靈於其身若此

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懷自利之私求得於人而偶
得之以為我能彼不能者妄也余聞其言而躋之岳
求記於余之年七十有九病且昏豈復能文既賞其
勤且有感于其志而為之書余于世間之見固未能
超出也又欲於此警夫後之人可哂也已紹興二十
六年五月丁卯記

苕溪集卷第二十二

苕溪集卷第二十三

記戒諭附詔

建章宮記

漢武帝以乾封五年親祠后土於渤海還以栢梁臺
災受計甘泉宮方士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
用勝伏之此建章宮之所為作也宮之制度張千門
立萬戶張華能為晉武陳之後世莫得聞焉見於史
者臺則神明通天樓則井幹闕則銅鳳析風壁門池
則泰液庭曰商中殿曰駘蕩曰馭娑曰枏詣闕之高
踰二十丈臺與樓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為蓬萊方

文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班固賦云順陰
陽而開闔觀東為析風西為商中則其名義或然餘
可槩見宮室之盛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武帝承文
景之後侈心生於富饒鳩毒起於晏安內巡行天下
外甘心夷狄開玉門通西域犂犛越雋大宛安息之
役連年不已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營千門萬戶
之宮以饗西方賓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陳巴俞都盧
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用度既乏權鹽稅酒
筭及舟車民力殫屈盜賊仍起繡衣持斧之使出焉
嗚呼征輸之煩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時者矣愚雖欲

侈其宮闕壯麗之容而駭歎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
蕭何營未央宮帝怪其過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今後世有以
加也于時項氏雖滅黠將剽賊未盡誅鋤乃欲於此
就宮室何哉意者搶攘之時勞苦之事民所更習且
未知歸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為之怨有歸矣自
始皇起驪山阿房之後後世靡於見聞厥或告以
屋來祿之事旦未之信不若極其壯麗以為永久之
傳不然異日必有改為之者是不欲以土木奢靡勞
民召怨之過遺後人嗚呼何之慮誠深矣僅閱四世

而建章作其所以遺后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嘗不以儉德詔天下其後不免有瓊臺瑤室之侈而况以奢靡示之哉使其子孫也賢則露臺百金之費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後世復有如武帝者雖处以千門萬戶之宮其心未必厭也如何者蓋深于慮而淺于識故并論之以為古今鑒云謹記

雲臺功臣記擬詞科題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閣故事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餘皆以功皆能以

功名始終者也甚矣功名之難全也豈惟其全之難抑其全之者為尤難何也高祖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韓信以為上將軍一見彭越以為丞相其後皆連城十數南面稱孤所與高祖清群盜滅項氏而成帝業者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謀偉略非後世所能跋及史臣曰勢疑則隙生力倖則亂起嫌疑之勢既成諛間之禍必至當是時雖欲圖全蓋已晚矣矧自負功大志意易驕光武深鑒乎此天下始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厚禮聘嚴光異時功臣率不以任職至于封爵錫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奉朝請而已

嫌疑說間何從而生非但如此中興之將二十有八
其數乃多于高祖創業之時後世無能識其意者以
傳考之惟節禹寇恂當腹心之任略比蕭張耿弇賈
復受瓜牙之託略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季有識故
委寄特重其餘僅立一二功或一節可觀無卓越積
累之勤有以自負然後知光武多任將帥而分遣之
殆不使功高而難制驕肆而禍及其所以保全之寔
在其始前世之將雖有裂地封王之貴而蘓戮隨之
雖有高世驚人之略而終為叛逆求為列侯奉朝請
以終其身生受恩寵歿有顯榮而又能使後世之君

思念之不忘至形繪象如雲臺之臣其可得乎嗚呼
功名之難全而全之者為尤難豈不信哉故并論之
以為後世之鑒且以見雲臺功臣之榮非得君如光
武未易致也謹記

擬戒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朕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朕為天下父母吏為民
之父母碩所以子惠斯民俾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
理則均然而比年以來屈法受賕賊害善良達于聽
聞者甚衆豈朕所以設官為民之意哉嗚呼朕之憂
民至矣尔部使者宜知之魯魯不能為朕察害民之吏

而悉陳之豈徇習故常安於苟簡弗加之意耶抑收
長者之稱買游士之譽為詭竊進取計也昔岑熙為
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
岑君遏之夫與民之利而除其害者古之吏也今吾
吏乃不能而反為之枳棘蠹賊尔部使者又弗稍禁
將誰使伐之且遏之欤其自今加察焉害民之吏悉
以上聞朕所不貸尔將以是為尔殿最有不然者厥
罪惟均朕不敢有佚罰其勉之哉其念之哉

擬戒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周家之興先王先公致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

之詩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不可逮及之事考其旨
不過占日星霜雪之候欽授民時以作事厚生凡農
桑衣食之務致力焉而已然後知聖人之化與所以
立國者莫大于敦本周官六遂之所教皆以稼穡種
藝為先而不耕不蚕者俾之出征且勸罰其勤墮當
是時家給人足而頌声與朕甚慕之粵自臨御以來
屢下敦本裕民之詔意者郡守縣令最為近民願必
能體朕之誠出入阡陌躬行勸課使倚市門者轉而
緣南畝且將廩有餘粟籩有餘帛樂其業而懷其生
于茲久矣而效未之見其無乃急其所緩其所急

忽遠略而求近功竊虛譽而規進取弗克以民為意
邪其自今勉之爾誠有愛民之心則凡見於施行者
皆勸課之實不然則委詔令掛牆屋為虛文而已也
昔齊威王親政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是
子不事吾左右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
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
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而齊
國震懼不敢飾非嗚呼朕獨不能為威王之事哉顧
告戒不得不預亦惟爾識朕意焉

擬戒諭內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朕惟致治之本莫先得人故自臨御以來虛心聽覽
側席異聞庶幾魁壘絕特超群邁往之士為時而出
圖回事功勩相我國家以輯寧爾多方于茲既久未
有聞焉豈朕之誠意有所未盡耶將猶介媚忘之徒
無憂國之風者或抑厭而不揚也其令內外從官採
訪山林不求聞達文武材能之士具以名聞朕將以
禮招聘期于必至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又曰進賢受
上賞爾其休事君之言朕不敢愛進賢之賞無使君
臣之間有愧古人則予汝嘉

茗溪集卷第二十三

